

103 學年度教學優良教師：通識教育中心-林柏維 老師

教學理念：

教育的信念與堅持

「文炳先生專注地翻閱我的基本資料，半餉不語後，推一推眼鏡，十分真誠的注視著我說：『你媽媽很不簡單。』隨後又微笑著說：『這個學校非常歡迎你來，應聘後，你可以再考慮考慮。』沒想到我的面試如此簡單。」

前董事長文炳先生(時任校長)前後兩段話，至今未曾忘懷，我也因此開始奉獻生命，灌溉這一充滿人情與希望的教育園圃：南台工專(南臺科大)。

(一) 付出是本份：

教育是良心的事業，是文炳先生經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，也是南臺教師的座右銘-巡堂、查課、講課規約；簽到退等對教師的束縛，長期以來只是個形式，顯現出的是辦教育者的宏大風範。也讓我體會到：以教育良心為核心價值，犧牲、奉獻於春風化雨，讓知識得以傳遞，讓修身得有鏡鑑，是教師的本份。

認真教學，關懷學習，也是教師的本份，我常捫心自問：我的付出達到幾個百分比？凡事認真的態度讓我得到學習者的信賴，自然也會有所反彈，卻也不能為了稀釋反彈，而棄守認真教學的原則。

(二) 有愛才有責備的權力：

教不嚴，師之情，學生的學習情緒與學習意願，在碰到通識課程時，特別是必修通識課程時，低落是常態，如何化解，面對這樣的教學難題，也只能盡心盡力，但是，督促學習的過程中，必須先站在他們拒絕學習的基線上，去關懷他們，才能有對他們加以苛責，效果才不會適得其反。

(三) 不斷地學習才能教學相長：

隨著時代進步的速度，教學內容與方式也必須齊一腳步，自我充實專業知識、繼續研究工作以及擴大學習領域，是必須持之以恆的，如此，教材才能不斷更新，授課內容也才能推陳出新，學生才能從教學中真正受益。

(四) 堅持是敬業的必要條件：

當然，教學過程中總也難免遭遇無心、排斥、乃至放棄學習的班級，無力感隨之升起，面對這樣的窘況，我從不放棄一貫的認真態度，猶然堅持我的理想，縱使學生胡亂填寫教學評量，敬業的態度仍是不容妥協的。

通識教育的理念

「我是來讀 XX 系，通識是副科，是營養學分，上通識課太浪費時間了。」

這樣的自閉觀念與庸俗化的價值觀，存在於學生的學習過程，甚至，專業科目教師也沒能例外，交互影響下，通識課程教師常須耗費心力於觀念的疏導，成效卻也未必呈現。

(一) 教學應以學生為中心：

面對這一通識教育課程共存的教學問題，我們應逆向思索教學的困境，反問：「學生為什麼要修通識課程？通識課程有什麼用？」再回想，倡導實用主義的杜威在百年前的主張：「教學應以學生為中心，不應以教材為中心，須以學生的經驗作教學設計，並須考慮學以致用的問題。」我們要去營造通識課程的「有用性」、「利益論」，做為引發學習動能的誘因；將課程「專業化」，「實體化」，讓知識走入生活，讓生活變成教材；在與專業課程趨近對等的狀態下，「全人教育」與「擴展學生視野」始不致於流於空談。

(二) 歷史即生活，生活即知識：

我是學歷史的，我讓學生知道：表面上歷史學是研究過去史事的科學，實則含括了政治、經濟、社會、文化等諸多面向，從以古鑑今的視角來看，歷史學提供學習者觀看今日世界的多元素材，從歷史方法論的視角來看，歷史學有助於對多元社會的思與言，而歷史知識的累積，更是豐富思想的最佳途徑。在實踐哲學中，經驗即生活，當然也能轉換為歷史即生活，而生活即知識，因此，讓學生在實作中體驗歷史，讓學生運用歷史知識與方法於生活中，透過融入式的教學，使學生從排斥的迎合，通識課程的教育目標自能落實下去。

(三) 多元學習的專業教學：

「你是學歷史的？我還以為你是工科的老師？」

教育部電算中心的柯專員在某次的聯招試務作業檢測中，驚訝於我的出身，竟能過問成績處理的電算作業。從某個層次上來說，我撈過界了！

1、教學多元：

歷史才是我的本業，然而，我卻常不務正業，我撈過界的還有哪些呢？美工、文學創作、文宣、歌唱、演奏，於是，我常把這些專業之外的事務參雜到教學中，引申譬喻，信手拈來，樣樣非歷史，卻處處是歷史，或可說我是一網多本，但是，我一直沒有脫離歷史專業的主線，用現在的術語來說，我採用了多元教學。實際上，我也落實看得見的多元教學：教學網站、多媒體教學。

電腦的便利，讓我思索著：何不藉由網路的方便，提供學生課外補充教材，於是，我在 2002 年架設了個人網站，緊接著，我將學生製作的報告上網，在徵求學生同意後，將他們蒐集來的 2,000 多張家族老照片，逐一掃描，擺在網站，獲得極佳的迴響；後來，我也將自己蒐集的多量圖片進行掃描，兩者相搭配，製作投影片，在課堂裡投影給學生們觀賞與分析；慢慢地，我又將音樂因素加入到教材中。我的課程就如此自然地多元化。

2、跨領域：

通識教育的教學不也是要其他專業領域的學生們「撈過界」？反個方向來說，通識教育的教學也應該自我開拓寬廣的領域，從而強化通識科目的專業取向。我在教學過程中，絕不因為歷史被視為副科、營養科，而自失歷史教學的專業性，歷史的傳輸可以淡化，即因材施教，歷史的專業知識則不能打折；然而為了提升學習，跨足到其他學科，將之融入到教學中，則能起互補的作用。

文學與史學的結合可以表現在詩歌(傳統詩的吟唱與現代詩的寫作)的運用上，哲學裡的邏輯推理與思考法則常常被我運用在歷史解釋上(例如：殷海光對傳統與現代化的看法)，形下、形上恰如其分；社會科學中，我常援引的是韋伯的「基督教倫理」、馬克斯的《資本論》，依賴理論、社會體系理論、結構功能理論、現代化理論，當然，年鑑學派的社會經濟觀點更提供我解釋社會變遷的營養素。偶而，我也會套用熱力學的「焯火」、管理學的「人因工程」，涉入的雖是皮毛，卻很能引動學習的誘因。

讓通識課程融入非通識的「專業」知識，就是要讓通識課的經營也專業化。

3、問題導向：

人文學科的修習，如果只是文本閱讀，那麼教師的授課就容易陷入到「照本宣科」的境界，然而，這卻也是台灣教育體系裡普遍存在的現象，其結果當然是：上課只是聊備一格，考試到了再來 K 書，就足以應付了。於是，初上我的課的學生自然也免不了帶著這樣的心態來上課。

實際上，人文學科應是「充滿問題」的學科，應是很有「主觀性」的學科，其「充滿問題」原應由學生自主地去發現，受到整體環境考試取向的影響，轉換成由老師來丟出問題；其「主觀性」恰是讓學生能提出個人的觀點，其可貴處則在觀點不一致性上。